

校正儒門事親

上海千頃堂書局
印行

第一冊

張子和先生著

儒門事親

上海
千頃堂書局印行

宣統庚戌石印

校正
無訛

著作者

戴人張子和

出版者

千頃堂書局

印刷者

千頃堂書局

總發行所

千頃堂書局

上海三馬路

分售處

各大書局

新鐫儒門事親叙

一氣之塊然乎太虛之間也。氤氳摩盪以生生萬物。而其稟之駁者。為禽獸。為草木。粹者為人。而其粹者。亦有厚薄強弱之不同。加之六氣沴乎外。七情侵乎內。而諸疾生焉。有寒有熱。有表有裏。千狀萬證。不可具述。而要之。不過虛實二者之間焉。故經曰。虛則補。實則瀉。嗚呼。虛實者。診病之標的。而補瀉者。施治之大要也哉。長沙以還。明哲輩出。家擅專門。人立異見。諸說旁午。多歧亡羊。至若張戴人。薛立齋。之學之術。可謂百世之宗師矣。而究其設施之方。則戴人偏於瀉。而立齋偏於補。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苟不能無弊。則又不可無辨焉。予竊謂二君之術。一補一瀉。雖有不同。而各極其至。庶乎聖之功。亦莫以加焉。然天下之病。未必盡實。則其偏於瀉也。吾恐虛者之反受其害也。未必盡虛。則其偏於補也。吾恐實者之亦反受其害也。一得一失。明於此而暗於彼。此豈斯道之大成哉。若長沙則不然。可以補則補。而不偏於補。可以瀉則瀉。而不偏於瀉。虛實隨證。補瀉應機。嗚呼。亦可謂大成矣。擬諸古之聖賢。二君之於長沙。猶夷惠之於孔子也。蓋補瀉之不可偏廢。猶裘葛之不可一施也。而今不覈虛與實。而致補瀉之各偏。猶不審冬夏之異候。而欲偏裘葛之御也。豈其理也哉。故曰。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又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者。宜大承氣湯。補瀉不可偏廢也。可見矣。方今之世。好補而惡瀉。喜溫而畏寒。大黃芒硝。視如蛇蠍。乾薑附子。甘如飴

蜜。暹。硝。黃。奏。効。則。曰。此。惟。取。一。時。之。快。後。必。致。寒。中。之。患。薑。附。錯。投。則。曰。薑。附。猶。不。驗。
歸。之。於。命。蓋。亦。不。思。之。甚。也。故。凡。治。療。之。書。偏。於。補。者。盛。行。於。世。而。梨。棗。日。廣。至。于。戴
人。此。書。傳。誦。甚。罕。予竊恐童蒙學醫者。咕嗶偏補之書。而不講實瀉之方。則虛虛實實。
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乃。鳩。工。壽。梓。以。廣。其。傳。惟。冀。此。書。與。立。齋。之。書。並。行。于。世。可。以
瀉。則。師。戴。人。可。以。補。則。師。立。齋。無。致。補。瀉。之。偏。勝。使。斯。民。同。躋。於。仁。壽。之。域。矣。
正德辛卯八月望日渡邊榮元安甫書於洛陽松下睡鶴軒

重刊儒門事親序

是書也。戴人張子和專為事親者著。論議淵微。調攝有法。其術與東垣丹溪並傳。名書之義。蓋以醫家奧旨。非儒不能明。藥品酒食。非孝不能備也。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子幼失怙。慈親在堂。踰七望八。滌髓既具。未嘗不防以藥物。每慮當有所饋。委之時醫。恐為盡道之累。將欲遍閱方書。諸家著述。繁雜竊為是皇皇者。數載矣。近得是書。如獲寶璐。執是以証。何慮臆說之能惑。惜其板久失傳。本多亥豕之訛。因付儒醫聞忠。較訂。鈔梓與世之事親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復元道人邵輔序

儒門事親序畢

儒門事親序

序

儒門事親後序跋

醫道之大尚矣。其上醫國。其下醫人。而身之所繫。抑豈小哉。觀抱樸子之金櫃肘後。其用心以亦精矣。功亦溥矣。久矣。邵君柏崖以

玉牒之親存以于天下後世。乃以是書命愚機之。壽諸梓以廣其傳。功豈在抱樸子下哉。愚不學。恐成後人之誚。幸柏崖之去。然日夜是懼。不敢語盡以力。至于根徹鄙與劇。謬辯非尚俟後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孟冬朔日錢唐者相聞忠機于南圃陋室中

後序畢

儒門事親論方目錄

卷之一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

立諸時氣解利禁忌三

小兒瘡疱丹燥癰疹舊蔽記五

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七

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九

指風痺痿厥近世差互說二

瘧非脾寒及鬼神辯四

婦人赤白帶下錯分寒熱解六

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八

服藥一差轉成他病說十

卷之二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辨十八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卷之三

喉舌緩急砭藥不同解二十一

斤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二十三
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

五積五聚治同鬱斷二十二

卷之四

嗽分六氣毋拘以寒述二十五
三消之說當從火斷二十七
補論二十九

九氣感疾更相為治衍二十六
蟲蠱之生濕熱為主訣二十八
水解三十

風一

暑二

濕三

火四

燥五

寒六

解利傷寒七

中風八

痺九

痿十

厥十一

癰十二

瘡十三

泄痢十四

疔痢十五

臟毒下血十六

下痢膿血十七

水泄不止十八

痔漏腫痛十九

霍亂吐瀉二十

大便澁滯二十一

五腫淋瀝二十二

酒食不消散二十三

酒食所傷二十四

沉積水氣二十五

骨蒸熱勞二十七

上喘中滿二十九

咳嗽三十一

風痰三十三

消渴三十五

頭痛不止三十七

目腫三十九

風衝泣下四十一

口瘡四十三

瘦四十五

瘰癧四十七

惡瘡四十九

卷之五

諸積不化二十六

虛積二十八

一切涎嗽三十

咳逆三十二

咯血衄血嗽血三十四

雷頭風三十六

兩目暴赤三十八

病目經年四十

風炷牙疼四十二

喉閉四十四

背疽四十六

便癰四十八

下疳五十

瘡癰瘤腫五十一

凍瘡五十三

瘡腫丹毒五十二

金瘡五十四

誤吞銅鐵五十五
蛇蟲所傷五十七

禁蝎五十九

婦人月事沉滯六十一

腰膝疼痛六十三

經血暴下六十五

月事不來六十七

小產六十九

產後心風七十一

產後潮熱七十三

妊娠大小便下利七十五

雙身傷寒七十七

懷身入難七十九

牙疳八十一

丹瘤八十三

身瘦肌熱八十五

魚刺麥芒五十六
杖瘡五十八

落馬墜井六十

血崩六十二

頭風眩暈六十四

赤白帶下六十六

婦人無子六十八

大產七十

乳汁不下七十二

乳癰七十四

雙身病瘧七十六

雙身瘡癩七十八

眉煉八十

夜啼八十二

疔眼八十四

大小便不利八十六

卷之六

十形三療目錄

風形

久瀉不止八十七

發驚潮搐八十九

身熱吐下九十一

水瀉不止九十三

甜瘡九十五

瘡疾不愈七十七

赤瘤丹腫九十九

通身浮腫八十八

拗哭不止九十

風熱涎嗽九十二

瘡疥風癬九十四

白禿瘡九十六

腰痛氣刺九十八

瘡疱癢疹一百

因驚風搐一

殮泄三

風痰五

手足風裂七

搐搦九

驚風十一

風搐反張二

因風鼻塞四

癩六

胃腕痛八

面腫風十

風溫十二

暑形

風水十三
腎風十五
中風十七

小兒風水十四
勞風十六

中暑十八

瘡癰十九

火形

馬刀二十

項瘡二十一

伐指痛二十二

瘰癧二十三

咽喉腫塞二十四

舌腫二十五

腰胯痛二十六

狂二十七

痰厥二十八

滑泄乾嘔二十九

笑不止三十

隔食中滿三十一

目盲三十二

小兒悲哭不止三十三

小兒手足搐搦三十四

目赤三十五

熱形

沙石淋三十六

膏淋三十七

二陽病三十八

頭熱痛四十

勞嗽咯血四十二

嘔血四十四

肺癰四十六

口瘡四十八

心痛五十

失笑五十二

目蒙五十四

熱厥頭痛五十六

血崩五十八

月閉寒熱六十

遇寒手熱六十二

瘞癰六十四

淋六十六

小兒面上赤腫三十九

勞嗽四十一

吐血四十三

因藥燥熱四十五

痿四十七

虛勞四十九

傷寒極熱五十一

赤目五十三

泡後嘔吐五十五

產前喘五十七

婦人二陽病五十九

惡寒實熱六十一

嘔逆不食六十三

牙痛六十五

口臭六十七

濕形

疝六十八
留飲七十

黃病七十二

水腫七十四

停飲腫滿七十六

屈膝有聲七十八

濕嗽八十 瀉兒八十一

濕匿瘡八十三

洞泄八十五

暑泄八十七

水疝六十九
黃瘰七十一

病發黃七十三

涌水七十五

濕痺七十七

白帶七十九

濕癬八十二

泄瀉八十四

大便少而頻八十六

腹滿面腫八十八

卷之七

燥形

臂麻不便八十九

孕婦便結九十一

腰膝痛九十三

大便燥結九十

偏頭痛九十二

寒形

因寒腰強九十四

感風寒九十六

寒痰九十八

內傷形

因憂結塊一百

不寐一百二

兒寐不寤一百四

收產傷胎一百六

背疽一百八

咽中刺塞一百十

腸澼下血百十二

伏驚一百十四

外傷形

孕作病治一百十五

落馬發狂一百十七

足閃胸痛一百十九

寒疝九十五

凍瘡九十七

瀉痢惡寒九十九

病怒不食一百一

驚一百三

孕婦下血一百五

懷恐脇痛一百七

肺癰一百九

誤吞物咽中一百十一

水腫羣丸一百十三

杖瘡一百十六

太陽脛腫一百十八

膝胸跛行一百二十

卷之八

杖瘡入水一百二十一

內積形

傷冷酒一百二十二

茶癖一百二十四

疝氣一百二十六

冷積一百二十八

肥氣積一百三十

停飲一百三十二

沉積疑胎一百三十四

外積形

瘤一百三十六

癭一百三十八

心下沉積一百二十三

腹脹水氣一百二十五

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

積塊一百二十九

伏瘕一百三十一

積氣一百三十三

是胎非積一百三十五

膠瘤一百三十七

痔一百三十九

卷之九

雜記九門

誤中涌法

嗽 疥 赤目 感風寒

誤中寒涼

經閉 下血 痢

臨變不惑

涌法 涌嗽

當禁不禁

病愈犯禁而死

不忌反忌

不忌口得愈 不可忌口

高技常孤

羣言難正

謗吐 謗三法 謗峻藥

病人負德愈後各財

同類妬才 羣口誣戴人

卷之十

撮要圖

四因氣動

五鬱風暑濕燥寒主病
五氣主治濕燥寒主病
十二經是動為病
六門病治諸方
金櫃十全之法

六氣主治
大寒初氣至終氣小雪為病
風暑濕火燥寒六淫為病并治
內經濕變五法
金櫃十全五泄後論已上之圖改校為篇法

卷之十一

治法雜論

風論 論火熱二門
濕門 寒門
婦人風門火類門
半產 小兒風門

濕熱門 風門
內傷 外傷治法
濕門 寒門
二火類

卷之十二

三法六門

吐劑

三聖散 瓜蒂散 獨聖散 稀涎散 蔚金散
茶調散 獨仙散 碧雲散 常山散

汗劑

通聖散
雙解散
浮萍散
麻黃散
升麻湯

桂枝湯

下劑

導水丸
禹功散
通經散
神祐丸
琥珀丸

益胃散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桃仁承氣湯
玉井散
水煎桃仁丸

無憂散
泄水散
牛黃通膈丸
四生丸

內托丸
藏用丸
神芎丸
進食丸
牛黃白朮散

玉燭散
三和湯
丁香化癥散
抵當丸

十棗湯
除濕丹
利膈丸
三一承氣湯

大陷胸湯
小陷胸湯
握宣丸

風門

防風通聖散
防風天麻散

防風湯
祛風丸

排風湯
小續命湯

消風散

搜風丸

愈風餅子

通頂散

香芎散

暑門 瘧附

白虎湯

化痰玉壺丸

玉露散

辰砂丹

溫脾散

濕門 嗽痢附

五苓散

白朮木香散

神助散

桂苓白朮散

川芎散

當歸川芎散

疎風丸

胃風湯

鐵彈丸

桂苓甘露散

益元散

石膏散

溫脾丸

葶藶木香散

大橘皮湯

桂苓白朮丸

白朮調中湯

甯神散

人參補肺散

薏苡仁湯

香連丸

火門

涼膈散

瀉心湯

調胃散

芍藥蘘皮丸

清涼飲子

犀角散

燥門

神功丸

麻仁丸

寒門

薑附湯

甯肺散

白朮散

益黃散

黃連解毒湯

八正散

三黃丸

大金花丸

黃連清心湯

黃連木通丸

脾約丸

潤體丸

四逆湯

二薑湯

大已寒丸

平胃散

兼治於內者

大柴胡湯

柴胡飲子

白朮湯

兼治於外者

桂枝湯

升麻湯

青金散

獨治於內者

陷胸湯

備急丸

蓮殼散

導飲丸

朮附湯

附子理中丸

養脾丸

小柴胡湯

防風當歸飲子

麻黃湯

五積散

大黃丸

枳殼丸

木香檳榔丸

五香連翹散

四物湯

又方

定志丸

小欖柳丸

獨治於外者

青金散

水澄膏

金絲膏

赴筵散

化癭丹

又方

煮肝散

小黃膏

木香欖柳散

又方

鉛白霜散

當歸散

葛根散

欖柳丸

瞿麥散 治氣積方

拔毒散

魚膽丸

生肌散

麝香玉線子

通氣丸

消毒散

枯瘤方

箭刀藥

陽起石散

雄黃散

化斑湯

調治

無比山藥丸

香薷湯

妙功丸

茴香丸

人參調中湯

沉香降氣丹

卷之十三

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神白散

胡粉散

三黃丸

經驗方

卷之十四

扁鵲華陀察聲色定死生訣要

當歸丸

石葦散

人參散

七宣丸

烏金散

猪肚丸

葛根丸

人參白朮散

人參散

診百病死生訣

病機 標本運氣歌

斷病人生死

運氣歌

辨十二經水火分治法

治病 六陣十八反

四因 五苦六辛

卷之十五

世傳神效諸方目錄

瘡瘍癰腫第一

眼目疾證第三

解利傷寒第五

婦人雜病第七

心氣疼痛第九

腸風下血第十一

破傷風邪第十三

陰毒傷寒帶附

諸風疾證第十四

下痢泄瀉第十六

辟穀絕食第十八

口齒咽喉第二

頭面諸疾第四

腰脚疼痛第六

咳嗽痰喘第八

小腸疝氣第十

小兒病證第十二

水腫黃疸第十五

諸雜方藥第十七

太醫先生辭世詩仍附於後

儒門事親論方目錄畢

儒門事親卷之一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

方有七劑有十舊矣。雖有說者。辯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創之意。而為之訂。夫方者。猶方術之謂也。易曰。方以類聚。是藥之為方。類聚之義也。或曰。方謂五方也。其用藥也。各據其方。如東方瀕海。鹵斥而為癰瘍。西方陵居華食。而多顛腫贅癭。南方瘴霧卑濕。而多痺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滿病。中州食雜而多九疸食癆。中滿留飲。吐酸腹脹之病。蓋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處情性。壽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藥也。亦雜諸方而療之。如東方之藻帶。南方之丁木。西方之黃附。北方之參苓。中州之麻黃。遠志。莫不輻輳而參向。故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十。不足以盡劑之用。劑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劑猶羹之和也。方不對病。則非方。劑不蠲疾。則非劑也。七方者。大小緩急奇偶復也。十劑者。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也。夫大方之說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有分兩大而頓服之大方。蓋治肝及在下而遠者。宜頓服。而數少之大方。病有兼證。而邪不專。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王太僕以人之身三折之上為近。下為遠。近為心肺。遠為腎肝。中為脾胃。

胞腫膽亦有遠近以予觀之。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中脫人之分也。又手之三陰陽亦天也。其氣高足之三陰陽亦地也。其氣下戊己之陰陽亦人也。其氣猶中州。故肝之三服可併心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併肺之九服也。小方之說亦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頓服之小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少服。而頓之小方。徐徐而呷之是也。病無兼證邪氣專可一二味而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腎之二服可分為肺之九服及肝之三服也。緩方之說有五。有甘以緩之之緩方。糖蜜棗葵甘草之屬是也。蓋病在胸膈。取甘能戀也。有丸以緩之之緩方。蓋丸之比湯散。其氣力宣行遲故也。有品件羣衆之緩方。蓋藥味衆則各不得騁其性也。如萬病丸七八十味。遞相拘制。也有無毒治病之緩方。蓋性無毒則功自緩矣。有氣味薄藥之緩方。蓋藥氣味薄則長於補上治上。比至其下。藥力已衰。故補上治上。制之以緩。緩則氣味薄也。故王太僕云。治上補上方。若迟急則上不住。而迫走於下。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急方之說有四。有急病急攻之急方。如心腹暴痛。兩陰溲便閉塞不通。借備急丹以攻之。此藥用不宜恒。蓋病不容俟也。又如中風牙關緊急。漿粥不入。用急風散之屬。亦是也。有湯散蕩滌之急方。蓋湯散之比丸。下咽易散。而施用速也。有藥性有毒之急方。蓋有毒之藥能上涌下泄。可以奪病之大勢也。有氣味厚藥之急方。藥之氣味厚者。直趣

於下而氣力不衰也。故王太僕云。治下補下方之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則力與緩等。

奇方之說有二。有古之單方之奇方。獨用一物是也。病在上而近者。宜奇方也。有數合陽數之奇方。謂一三五七九皆陽之數也。以藥味之數皆單也。君一臣三。君三臣五。亦合陽之數也。故奇方宜下。不宜汗。

偶方之說有三。有兩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復方之偶方。蓋方之相合者是也。病在下而遠者。宜偶方也。有數合陰陽之偶方。謂二四六八十也。皆陰之數也。君二臣四。君四臣六。亦合陰之數也。故偶方宜汗。不宜下。

復方之說。有一方有二方三方相合之復方。如桂枝越婢一湯。如調胃承氣湯方。芒硝甘草大黃外。參以連翹薄荷黃芩梔子。以為涼膈散。是本方之外。別加餘味者。皆是也。有分兩均劑之復方。如胃風湯各等分是也。以內經攷之。其奇偶四則。反以味數奇者為奇方。味數偶者為偶方。下復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及觀仲景之制方。桂枝湯汗藥也。反以三味為奇。大承氣湯下藥也。反以四味為偶。何也。豈臨事制宜。復有增損者乎。致其大旨。王太僕所謂汗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以外發下藥如不以奇。則藥毒攻而致過。必如此言。是奇則單行。偶則併行之謂也。急者下。本易行。故宜單。汗或難出。故宜併。蓋單行則力孤。而微併行則力齊。而大。此王太僕之意也。然太僕又以奇方為

古之單方。偶為復方。今此七方之中。已有偶。又有復者。何也。豈有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謂也。復方者。二方四方相合之方歟。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復方者歟。此復字非重。復之復。乃反復之復。何以言之。蓋內經既言奇偶之方。不言又有重復之方。惟云奇之不去。則奇之。是為重方。重方者。即復方也。下又云。奇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由是言之。復之為方。反復。亦不遠內經之意也。

所謂宣劑者。俚人皆以宣為瀉劑。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瀉劑。又有言宣為通者。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通劑。舉世皆曰春宜宣。以為下奪之藥。抑不知仲景曰。大法春宜吐。以春則人病在頭。故也。況十劑之中。獨不見通劑。豈非宣劑。即所謂通劑者乎。內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鬱則達之。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義或同此。傷寒邪氣在上。宜瓜蒂散。頭痛。葱根豆豉湯。傷寒懊憹。宜梔子豆豉湯。精神昏憤。宜梔子厚朴湯。自瓜蒂以下。皆湧劑也。乃仲景不傳之妙。今人皆作平劑用之。未有發其秘者。予因發之。然則為涌明矣。故風癩中風。胸中諸實。痰飲寒結。胸中熱。蔚化上上而不下。久則嗽喘滿。脹水腫之病。生焉。非宣劑莫能愈也。

所謂通劑者。流通之謂也。前後不得洩便。宜木通。海金沙。大黃。琥珀。八正散之屬。裏急後重。數至圜而不便。宜通因通用。雖通與瀉相類。大率通為輕。而瀉為重也。凡痺麻蔚滯。經隧不流。非通劑莫能愈也。

所謂補劑者。補其不足也。理人皆知山藥丸鹿茸丸之補劑也。然此乃衰老下脫之人。方宜用之。今往往於少年之人用之。其舛甚矣。古之甘平甘溫苦溫辛溫皆作補劑。豈獨硫黃天雄然後為補哉。况五臟各有補瀉。肝實瀉心。肺虛補腎。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大率虛有六表。虛裡虛上虛下虛。陰虛陽虛。設陽虛則以乾薑附子。陰虛則補以大黃硝石。世傳以熱為補。以寒為瀉。訛非一日。豈知酸苦甘辛鹹各補其臟。內經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善用藥者。使病者而進五穀者。真得補之道也。若大邪未去。方滿方悶。心火方實。腎水方耗。而驟言鹿茸附子。庸詎知所謂補劑者乎。所謂瀉劑者。泄瀉之謂也。諸痛為實。隨痛利減。經曰。實則瀉之。實則散而瀉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大黃牽牛甘遂巴豆之屬皆瀉劑也。惟巴豆不可不慎焉。蓋巴豆其性燥熱。毒不去。變生他疾。縱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他藥制其毒。蓋百千證中。或可一二用之。非有暴急之疾。大黃牽牛甘遂芒硝足矣。今人往往以巴豆熱而不畏。以大黃寒而反畏。庸詎知所謂瀉劑者哉。

所謂輕劑者。風寒之邪。始客皮膚。頭痛身熱。宜輕劑消風散升麻葛根之屬也。故內經曰。因其輕而揚之。發揚所謂解表也。疥癬瘰癧。宜解表汗以泄之。毒以薰之。皆輕劑也。故桂枝麻黃防風之流亦然。設傷寒。宜風頭痛身熱。三日內用雙解散及嚏藥。解表出汗。皆輕劑之云耳。所謂重劑者。鎮逆之謂也。其藥則硃砂水銀沉香石黃丹之倫。以

其體重故也。久病咳嗽。涎潮于上。咽喉不利。形羸不可峻攻。以此繩之。故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貴其漸也。

所謂滑劑者。周禮曰。滑以養竅。大便燥結。小便淋澀。皆宜滑劑。燥結者。其麻仁。郁李之類乎。淋澀者。其葵子。滑石之類乎。前後不通者。前後兩陰俱閉也。此名曰三焦約也。約猶束也。先以滑劑潤養其燥也。然後攻之。則無失矣。

所謂澀劑者。寢汗不禁。澀以麻黃根。防己。滑泄不已。澀以荳蔻。枯白礬。木賊。烏賊骨。嬰粟殼。凡酸味亦同乎澀者。收斂之意也。喘嗽上奔。以藿汁。烏梅。前甯肺者。皆酸澀劑也。然此數種。當先論其本。以攻去其邪。不可執一以澀。便為萬全也。

所謂燥劑者。積寒久冷。食已不飢。吐利腥穢。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此為大寒之故。宜用乾薑。良薑。附子。胡椒。葶以燥之。非積寒之病。不可用也。若久服。則變成血溢。血泄。大枯大涸。溲便癢閉。聾聵痿弱之疾。設有久服。而此疾不作者。慎勿執以為是。蓋疾不作者。或一二誤死者。百千也。若病濕者。則白朮。陳皮。木香。防己。蒼朮等。皆能除濕。亦燥之平劑也。若黃連。黃蘗。梔子。大黃。其味皆苦。苦屬火。皆能燥濕。此內經之本旨也。而世相逢久矣。嗚呼。豈獨薑附之傳。方為燥劑乎。

所謂濕劑者。潤濕之謂也。雖與滑相類。其間少有不同。內經曰。辛以潤之。蓋辛能走氣。能化液。故也。若夫硝性雖鹹。本屬真陰之水。誠濡枯之上藥也。人有枯涸。皺揭之病。非

獨奎化為然。蓋有火以乘之。非濕劑莫能愈也。

指風痺痿厥近世差玄說二

風痺痿厥四論。內經言之詳矣。今余又為之說。不亦贅乎。曰。非贅也。為近世不讀內經者。指其差玄也。夫風痺痿厥四證。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概作風冷治之。下虛補之。此所以曠日彌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為風。不仁或痛者為痺。弱而不用者為痿。逆而寒熱者為厥。此其狀未嘗同也。故其本源。又復大異。風者必風熱。相兼痺者必風濕寒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熱。皆從下起。今之治者。不察其源。見其手足。輒曳便謂之風。然左傳謂風淫末疾。豈不知風暑燥濕火寒六氣。皆能為四末之疾也哉。敢詳條於左。有意於救物者。試擇焉可也。夫風之為狀。善行而數變。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掉。搖眩運。非風木之象乎。紆曲勁直。非風木之象乎。手足掣顫。斜目。喎口。筋急。攣搐。瘳癢。驚癇。發作無時。角弓反張。甚則吐沫。或泣或歌。喜怒失常。頓僵暴仆。昏不知人。茲又非風木之象乎。故善行而數變者。皆是厥陰肝之用也。夫肝木所以自盛。而至此者。非獨風為然。蓋肺金為心火所制。不能勝木。故也。此病之作。多發於每年十二月大寒中氣之後。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交。何以言之。大寒中氣之後。厥陰為主氣。已亥之月。亦屬厥陰用事之月。皆風生之時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疾風暴雨。振拉摧拔。其化為水雷。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水發屋之變。故風木鬱極。甚

者必待此三時而作。凡風病之人。其脉狀如弓絃而有力。豈敢以熱藥投之。更增其勢哉。今人論方者。偶得一方。聞曾獲效。執以為能。著灸施鍼。豈由病者巧說病人。使從已法。不問品味剛柔。君臣輕重。何藏何經。何部何氣。凡見風證。偏枯口眼喎斜。涎潮昏憤。便服靈寶至寶清心續命等藥。豈知清心之雜以薑桂。靈寶之亂以起石硫黃。小續命湯藏以附子。惟夫至寶。其性尚溫。經曰風浮於內。治以辛涼。如之何以金石大熱之藥。以治風耶。有以熱治熱者。一為之甚。其可再乎。故今之劉河間。自制防風通聖散。搜風丸之類。程叅政祛風丸。換骨丹。用之者。獲效者多矣。而謗議百出。以誣其實。余嘗見內經氣交變論中言五鬱之法。鬱極則為病。况風病之作。倉卒之變生。嘗治驚風癇病。屢用汗下吐三法。隨治隨愈。內經中明有此法。五鬱中木鬱達之者。吐之。令其條達也。汗者是風隨汗出也。下者是推陳致新也。此為汗下吐三法也。愈此風病。莫知其數。如之何廢而不用也。余恐來者侮此法。故表而出之。昔項開完顏氏風病。搯先右臂并右足。約搯六七十數。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搯六七十數。不瘥。兩目直視。昏憤不識人。幾月餘。求治于余。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丸散泄二十餘行。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不數日而瘥。故書此以證之。

夫痺之為狀。麻木不仁。以風濕寒三氣合而成之。故內經曰。風氣勝者為行痺。風則陽受之。故其痺行旦劇而夜靜。世俗莫知。反呼為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氣勝者為痛痺。

寒則陰受之。故其痺痛。且靜而夜劇。世俗不知。反呼為鬼忤。濕氣勝者為著痺。濕勝則筋脈皮肉受之。故其痺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為偏枯。此病之作。多在四時陰雨之時。及三月九月太陽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為甚。或瀕水之地。勞力之人。辛苦失度。觸冒風雨。寢處津濕。痺從外入。况五方七地寒暑殊氣。剛柔異稟。飲食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縮。寒則蟲行。熱則縮緩。不相亂也。皮痺不已。而成肉痺。肉痺不已。而成脈痺。脈痺不已。而成筋痺。筋痺不已。而成骨痺。久而不已。內舍其合。若臟腑俱病。雖有智者。不能善圖也。凡病痺之人。其脈沉澁。今人論方者。見諸痺證。遽作脚氣治之。豈知內經中本無脚氣之說。或曰。諸方亦有脚氣統論。又有脚氣方藥。若止取素問。則諸方皆非。即曰痺病。以濕熱為源。風寒為兼。三氣合而為痺。奈何治此者。不問經絡。不分臟腑。不辯表裡。便作寒濕脚氣。烏之附之。乳之沒之。種種燥熱攻之。中腕灸之。臍下燒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湯之。炕之。以至便旋澁滯。前後俱闕。虛燥轉甚。肌膚日削。食飲不入。邪氣外侵。雖遇扁華。亦難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間有寒痰之故也。痺病本不死。死者醫之誤也。雖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後諸法皆效。內經曰。五臟有俞穴。六腑有合穴。循脈之本分。各有所發之源。以砭石補之。則痺病瘳。此其內經中明白具載。如之何不讀也。陳下酒監媿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元衰。加之坐卧冷濕。食飲失節。

以冬過此遂作骨痺骨屬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膝似折面黑如炭前後癢痛痿厥嗜卧偏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涌訖寒痰三二升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朮除脾濕令茯苓養腎水青官桂伐風水寒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太谿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平復如故僕嘗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移為治風痺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痿之為狀兩足痿弱不能行用由腎水不能勝心火心火上燄肺金肺金受火制六葉皆焦皮毛虛弱急而薄著則生痿躄躄者足不能伸而行也腎水者乃肺金之子也令腎水衰少隨火上炎腎主兩足故骨髓衰竭由使內太過而致然至真要大論云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者上焦也三焦者手少陽相火也痿喘嘔三病皆在膈上屬肺金之部分也故肌痺傳為脈痿濕痺不仁傳為肉痿髓竭足躄傳為骨痿房室太過為筋痿傳為白淫大抵痿之為病皆因客熱而成好以貪色強力過極漸成痿疾故痿躄屬肺脈痿屬心筋痿屬肝肉痿屬脾骨痿屬腎總因肺受火熱葉焦之故相傳於四臟痿病成矣直斷曰痿病無寒故痿之作也五月六月七月皆其時也午者少陰君火之位未者濕土庚金伏火之地申者少陽相火之分故痿發此三月之內以為熱也故病痿之人其脈浮而大今之行藥者凡見腳膝痿弱難於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濕腳氣治之驟用烏附乳沒自然銅威靈仙之類燔針艾火湯煮袋蒸痿弱轉加如此而死豈亦天

乎。夫治痿與治痺。其治頗異。風寒濕痺。猶可蒸湯灸燔。時或一效。惟痿用之。轉甚者何也。蓋以痿肺熱為本。葉焦而成痿。以此傳於五臟。豈有寒者歟。若痿作寒治。是不刃而殺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用藥之誤也。陳下一武弁。宋子玉因駐軍息城。五六月間。暴得痿病。腰膝兩足。皆不任用。覺而不行。求治于予。察其兩手脈俱滑之。而有力。予憑內經。火淫于內。治以鹹寒。以鹽水越其膈間。寒熱宿痰。新者為熱。舊者為寒。或宿食宿飲。在上腕者。皆可涌之。宿痰既盡。因而下之。節次數十行。覺神志日清。飲食日美。兩足漸舉。脚膝漸伸。心降腎升。便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等藥。及瀉心湯。涼膈散。柴胡飲子。大作劑煎。時時呷之。經曰。治心肺之病最近。用藥劑不厭頻而少。治腎肝之病最遠。用藥劑不厭頻而多。此法人皆恠之。然余治痿尋常用之。如拾遺物。予若以此誑人。其如獲罪於天何。此宋子玉之證。所以不得不書也。且示信於來世。故內經謂治痿之法。獨取陽明經。陽明經者胃脈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主潤養宗筋。宗筋主束骨。束骨在臍下陰毛際。上是也。又主大利機關。機關者身中大關節也。以司曲伸。是以陽明虛則宗脈縱。宗脈縱則大脈不伸。兩足痿弱。然取陽明者。則脈也。胃為水穀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氣為本。本固則精化。精化則髓充。髓充則足能履也。陰陽應象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味也。五味調和。則可補精益氣也。五味五穀。五菜五菓。五肉五味。貴和不可偏勝。又曰。恬淡俱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若

用金石草木補之者必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所以久服黃連苦參者而反化為熱。久服熱藥之人可不為寒心哉。余嘗用汗下吐三法治風痺痿厥。以其得效者衆。其敢誣於後人乎。

厥之為狀。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熱也。舉世傳脚氣寒濕之病。豈知內經中無脚氣之說。王太僕亦云。本無脚氣。後世廣飾方論而立此名。古之方謂厥者。即今所謂脚氣者也。然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所謂二種者。有寒厥亦有熱厥。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熱厥為手足熱也。寒厥為手足寒也。陽經起于足指之表。陰經起于足心之下。陽氣勝足下熱。陰氣勝足下寒。又曰。陽主外而厥在內。陽主內而厥在外。若此者。陰陽之氣逆而上行故也。夫春夏則陽多陰少。秋冬則陰壯陽衰。人或恃賴壯勇。縱情嗜慾。於秋冬之時。則陽奪于內。精氣下溢。邪氣上行。陽氣既衰。真精又竭。陽不榮。陰氣獨行。故手足寒。發為寒厥也。人或醉飽入房。氣聚於脾胃。主行津液。陰氣虛。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四肢不榮。酒氣與穀氣相薄。則內熱而溺。亦氣壯而慄悍。腎氣既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熱發。而為熱厥也。厥亦有令人腹暴滿。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悶亂無覺知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腎氣微少。精血奔逸。使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絡皆會於耳中。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脈皆動。而形體皆無所

知其狀如屍。故曰屍厥。有涎如拽鋸聲。在咽喉中為痰厥。手足搐搦者為風厥。因醉而得之為酒厥。暴怒而得之為氣厥。骨痛爪枯為骨厥。兩足指戀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結為臂厥。身強直如椽者為肝厥。喘而呃者狂走攀登為陽明厥。皆氣逆之所為也。今人見茲厥者皆謂之跋者掠者。此是何等語也。非徒其名之謬。因其名之謬而乖其實也。既言跋者中者掠者必歸之風。此清心靈寶至寶又為先驅矣。鼻中噤藥。身上熯火。豈知厥之為病。如前所說者耶。頃西華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熱厥。前後十餘年。其妻服逍遙十餘劑終無寸效。一日命余診之。二人脉皆浮大而無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時時清以熱湯漬而不能止。吾婦手足之熱。終日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余曰。寒熱之厥也。此皆得之貪飲食。縱嗜慾。遂出內經厥論證之。政之喜曰。內經真聖書也。十餘年之疑。今而釋然。縱不服藥。愈過半矣。僕曰。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分處二藥。令服之不輟。不旬日。政之詣門謝曰。寒熱之厥皆愈矣。其妻當不過數月而有娠何哉。陰陽皆和故也。凡屍厥痿厥風厥氣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火。益腎水通血和氣之藥。使粥食調養。無不瘥者。若其餘諸厥。做此行之。慎勿當疑似之間。便作風氣相去邈矣。

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

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

寒人之勞役辛苦者。觸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疾。人之傷於寒也。熱鬱於內。淺則發。早為春溫。若春不發而重感於暑。則夏為熱病。若夏不發而重感于濕。則秋變為瘧。若秋不發而重感于寒。則冬為傷寒。故傷寒之氣最深。然而傷寒及溫熱。但發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强者。一日在太陽經。故也。內經中雖言一日太陽者。傳受常也。亦有太陽證至了不傳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湯解肌湯。逼毒散五積散之類。發散則愈也。蓋病人熱甚。更以辛溫則病必轉加。今代劉河間先生。自製辛涼之劑。以通聖散益元散相合。各五錢。水一中碗。入生薑十餘片。葱鬚頭二十餘根。豆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頃以釵股于喉中探引。盡吐前藥。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復將餘藥溫熱而服之。仍以酸醋辛辣漿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傷寒濕溫熱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時。人多靜逸。樂而不勞。諸靜屬陰。雖用溫劑。解表發汗。亦可獲愈。及天下多故之時。勞惑失常。師旅數興。饑饉相繼。賦役既多。火化大擾。屬陽。內火又侵。醫者不達時變。猶用辛溫。茲不近于人情也。止可用劉河間辛涼之劑。三日以裡之證。十全八九。予用此藥四十餘年。解利傷寒溫熱中者。伏熱莫知其數。非為銜也將以證後人之誤。用藥者也。予嘗見世醫用升麻五積解利傷寒溫疫等病。往往發狂譫語。衄血泄血。喘滿昏瞶。懊懣亂勞。復此數證。非傷寒便有此狀。皆由辛溫之劑。解之不愈。而熱增劇。以致然也。凡解利傷寒時氣疫疾。當先推天地寒暑。

之理以人參之。南陔之地多熱。宜辛涼之劑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溫之劑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涼解之。子丑之月多凍。宜辛溫解之。少壯氣實之人。宜辛涼解之。老者氣衰之人。宜辛溫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溫解之。因役勞冒暑而得者。宜辛涼解之。病人稟性怒急者。可辛涼解之。病人稟性和緩者。可辛溫解之。病人兩手脈浮大者。可辛涼解之。兩手脈遲緩者。可辛溫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熱寒涼。及與辛溫。皆不知變通者。夫地有南北。時有寒暑。人有衰旺。脈有浮沉。劑有溫涼。服有多少。不可差互。病人禁忌。不可不知。昔有人春月病瘟。三日之內。以驢車載百餘里。比及下車。昏瞶不知。人數日而殂。又有人飲酒過傷。內外感邪。頭痛身熱。狀如傷寒。三四日間。以馬馱還家。六七十里到家。百骨節皆痛。昏憤而死。此余親覩。若此之類。不容更述。假如瘟病傷寒。熱病中暑。冒風傷酒。慎勿車載馬馱。搖撼頓挫。大忌。夫動者火之化。靜者水之化也。靜為陰。動為陽。陽為熱。陰為寒。病已內擾。又復外擾。是為至擾。奈人之神。詎能當之。故遠行得疾者。宜舟泛牀。抬無使外擾。故病不致增劇。又若傷寒時氣。瘟病。嘗六七日之間。不大便。心下堅硬。腹脇緊滿。止可大小承氣湯下之。其腸胃積熱。慎勿用巴豆杏仁性熱大毒之藥。雖用一二丸下之。利五七行。必反損陰氣。涸枯津液。燥熱轉增。發黃譫語。狂走斑毒血泄。悶亂。輕者為勞復。重者或至死。間有愈者。幸矣。不可以為法。故傷寒新愈之人。慎勿食猪魚雜果。醞酒濕麪。及沐浴房室事。如犯病必再

發愛其身者不可不慎。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痠。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屏山。得瘟疫證。頭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澀。渠素嗜飲。醫者便與酒。釀丸。犯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仍存。醫者不識。復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于煖炕。強食葱醋湯。圖獲一汗。豈知種種客熱。疊發。併作目黃。斑生。潮熱。血泄。大喘。大滿。後雖有承氣下之者。已無及矣。至今議者紛紛。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獨歸罪于承氣湯。用承氣湯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學經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于酒。釀丸者。亦可責也。夫瘟疫證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巴豆不已。况復發以辛溫之劑乎。必有仲尼方明治長之非罪。微生高之非直。終不肯以數年之功。苦讀內經。但隨眾好惡。為之毀譽者。若此者。皆妄議者也。不真知其理。遽加毀譽。君子之所不取。以予論之。凡傷寒之氣。有六禁。初病之時。甚似中酒。傷食者。禁大下之一禁也。當汗之時。宜詳時之寒暑。用衾衣之厚薄。禁沐浴之火炕。重被熱粥。燔針。二禁也。當汗之時。宜詳解脈之遲數。用辛涼之劑。禁妄用熱藥。三禁也。當下之時。宜審詳證。下之藥。禁巴豆銀粉丸方。四禁也。遠來之病人。禁車載馬馱。五禁也。大汗之後。禁雜食嗜慾。憂思作勞。六禁也。故凡有此者。宜清房涼榻。使不受客熱之邪。明窗皓室。使易見斑出。黃生之變。病者喜食涼。則從其涼。喜食溫。則從其溫。清之而勿擾。休之而勿勞。可辛溫則辛溫解之。可辛涼

虛經

則辛涼解之。所察其微。無拘彼此。欲水之人。慎勿禁水。但飲之後。頻與按摩其腹。則心下自動。若按摩其中腕久。則必痛。病人獲痛。復若有水結。則不敢按矣。止當禁而不禁者。輕則危重。則死。不當禁而禁者亦然。今之士大夫。多為俗論。先錮其心。雖有正論。不得而入。叅昔陸象先嘗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余亦曰。止氣本亂。庸醫擾之為劇耳。

瘧非脾寒及鬼神辯四

夫瘧猶酷癘之瘧也。以夏傷酷暑而成。痰瘧也。又有瘡瘧。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狀如覆杯。是為瘡瘧。猶瘡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內傷既以夏傷於暑。而為瘧。何後世之醫者。皆以脾寒治之。世醫既不知邪熱畜積之深。為寒戰。遂為寒戰所惑。又不悟邪熱入而後出於表。發為燥渴。遂為交爭所惑。相傳以薑附硫黃平胃異功散。交解飲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效。執以為是。至使父子弟兄相傳。及其瘧之甚者。則歸之祟恠。豈可不大笑耶。內經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難化也。又或因夏日飲冷過常。傷食生硬。瓜菓梨棗之屬。指為食瘧。此又非也。豈知內經之論。則不然。夏傷於暑。遇秋之風。因勞而汗。玄府受風。復遇悽愴之水。風閉而不出。舍於腸胃之外。與榮衛並行。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熱淺則連日而作。邪熱深則間日而作。併入於裏。則熱併入於表。則寒。若此而論。了不干於脾。後世論藥如此之差互也。以時言之。治平之時。常瘧病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治平之時。雖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藥。

治之亦能取效。緣治平之時。其民夷靜。故雖以熱攻熱。亦少後患。至於擾攘之時。其民勞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熱之藥。若以熱攻熱。熱甚則轉為吐血泄血癰疽瘡瘍嘔吐之疾。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役紛冗。朝戈暮戰。畧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伯官吏。尤甚。豈可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哉。余親見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迴。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昏瞶懊懣。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次歲瘧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彌年。夫富貴之人。勞心役智。不可驟用砒石大毒之藥。止宜先以白虎湯加人參。小柴胡湯五苓散之類。頓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佑丸。減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氣湯下之。五七行。或十餘行。峻泄。夏月積熱暑毒之氣。此藥雖泄。而無損於腸腑。乃所以安腸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湯。大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實加減而用之。此藥皆能治寒熱往來。日晡發作。與治傷寒。其治頗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無不愈者。余嘗用張長沙汗下吐三法。愈瘧極多。大忌錯作脾寒。用暴熱之藥治之。縱有愈者。後必發瘡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余自先世授以醫方。至於今日。五十餘年。苟不識練。豈敢如是決也。又嘗觀刺瘧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刺則已。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余非術術。竊見晚學之人。

不攷誥典。謬說鬼疾。妄求符錄。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瘧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瘧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或者汝言瘧因於暑者。春發之瘧亦傷暑乎。余曰。此瘧最深。何哉。暑伏於秋冬而不發。至春始發。此瘧之深者。內經氣交變大論。歲火大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啓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於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氣不及。故為病。又經曰。歲火太過。大熱先發。故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注下。嗑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見則山澤燔燎。雨乃不降。燠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見注曰。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復制心。故心火自病。熒惑見則酷政。大故瘧常與酷吏之政並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瘧氣應于後。或瘧氣行于先。而酷政應于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為醫設。亦於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論瘧者。未嘗及于此。故予發之。及知聖人立瘧之名。必有所謂云。

小兒瘡疱丹燥癩疹舊蔽記五

兒之在母腹也。胞養十月。蘊畜濁惡熱毒之氣。非一日。及歲年而後發。雖至貴與至賤。莫不皆然。輕者稀少。重者稠密。皆因胞胎時所感濁惡熱毒之氣。有輕重。非獨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氣之屬。皆有蘊畜濁惡熱毒之氣。有一二歲而發者。有三五歲至七八歲而作者。有年老而發。丹燥癩疹者。亦有傷寒中溫毒而發。癩者。亦有陽毒發。癩者。癩有大小。色有輕重。大者為陰。小者為陽。均是熱也。但色重赤者熱深。色輕紅者熱淺。凡治

者輕者因而揚之。重者因而減之。內經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發及為丹燂。手少陽者三焦少陽相火也。啟玄子云：是五寅五申之歲。即少陽相火司天故也。他歲亦有之。但內經獨明瘡疹者。少陽相火之所為也。俗呼為斑疹傷寒。此言却有理。為此證時。與傷寒相兼而行。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從太陽傳至四五日。燂疹始發。先從兩脇下有之。出于脇肋。次及身表。漸及四肢。故凡小兒瘡疱丹燂癩疹。皆少陽相火客氣勝也。內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豈有寒乎。故治瘡疱與治傷寒時氣同法。初覺頭痛身熱惡寒。此小兒初發瘡疱之候也。其脈息皆浮大而有力。亦與傷寒時氣冒風驚風宿乳一槩難辨。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陽炎熱之時。以辛涼解之。遇久寒凝冽之時。以辛溫解之。辛涼之劑者。涼膈通聖之類是也。辛溫之劑者。升麻葛根之類是也。此二法慎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後。次以白虎湯加人參冷服之。勿輟。蓋防瘡疹發喘喘者必死人。參止喘故也。或云立秋之後。不宜服白虎湯者。非也。假如秋深發瘡瘡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虎湯證。豈可間以秋冬乎。瘡疱癩疹丹燂。皆是火之用也。是肺金之不及也。故曰白虎湯加人參。一日不可闕也。瘡疱燂疹。或出不均。大小如豈黍相親。見其不齊也。相天之寒溫。以蟬殼燒灰抄半字。或一字。以淡酒調少許飲之。大人以淡酒溫調之。不半日則均齊。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飲子。皆可服之。俗以酒醋薰之者。適足增其昏瞶耳。至六七日。瘡疹出全。可調胃涼膈下之。同調理傷寒法。或言瘡

疹首尾俱不可下者。此水奉議公之言也。適足使人戰戰兢兢而不敢用藥也。錢仲陽之用百祥丸。其間有大戟。豈奉議公獨不見耶。自奉議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矣。子家其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以白虎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灌下泄。晝夜不止。又使睡卧於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目手足。膿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為瘡疱外燔。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於心肺。如醉得醒。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瘡疱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六七。何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予之庄鄰。沿蔡河來往之舟。常艤於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汨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師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開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疱周匝。密不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以粥飽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疱。傳染奈何。私料此兒。汨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是瘡疱病。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于瘡疱。舟師出其鞋以示之。其父泣曰。真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活。大痛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今二十餘歲矣。此兒本死得水而生。伏諗來者。瘡疱之疾。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啟玄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疱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于先人。閱病

多矣。苟誑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丘。以瘡疤而死者。皆誤殺人也。故療小兒。惟錢仲陽書中可採者最多。但其方為閩孝忠所亂。有識者宜擇而取之。

證婦人帶下赤白錯分寒熱解六

君子非好與昔人辨。以要譽也。蓋昔人有一誤。流為千百世之禍者。苟不證其非。雖曰謙讓。其如人命何。如精選聖惠方二十三卷。論婦人赤白帶下云。婦人帶下者。由勞神過度。損動經血。致令身虛。受於風冷。風冷入于脬絡。傳其血之所成也。又有巢氏內篇四十四卷。論任脈為經之海。其任之為病。女子則為帶下。手太陽為小腸之經也。手少陰為心之經也。心為藏主於裏。小腸為府主於表。二經之血在於婦人。上為乳汁。下為月水。衝任之所統也。衝任之脈既起於脬內。陰陽過度。則傷脬絡。故風邪乘虛而入于脬中。損衝任之經。傷太陽少陽之血。致令脬絡之間。穢與血相兼帶而下。冷則多白。熱則多赤。二家之說皆非也。夫治病當先識經絡。靈樞十二經中。有是動之病。有所生之病。大經有十二。奇經有八。脈言十二經之外。復有此八道經脈也。十二經與八道經脈通身往來。經絡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相貫周環。晝夜不息。與天同度。自手太陽肺經起。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復會于手太陰肺經也。然此二十道經絡。上下周流者。止一十九道耳。惟帶脈起少腹側季脇之端。乃章門穴是也。環身一周。無上下之源。絡脬而過。如束帶之于身。難經曰。帶之為病。溶溶如坐水中。衝任者是經脈之海也。循

腹脇夾臍傍傳流於氣衝。屬於帶脈。絡於督脈。督脈者起於闕元穴。任脈者女子在養胎孕之所。督脈乃是督領婦人經脈之海也。衝任督三脈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歧。皆絡帶脈。衝任督三脈皆統於篡戶。巡陰氣行廷孔。溺孔上端。衝任督三脈以帶脈束之。因餘經上下往來。遺熱於帶脈之間。熱者血也。血積多日不流。火則從金之化。金曰從草而為白乘。少腹間寬熱。白物滑溢。隨澀而下。綿綿不絕。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則壅碍因壅而成痛也。內經曰。少腹寬熱。澀出白液。寬者屈滯也。病非本經。為他經寬抑而成此疾也。寬一作客。客猶寄也。遺客熱于少腹。久不去。從金化而為白。設若赤白痢赤者。新積也。從心火。白者舊積也。從肺金。故赤白痢不可曲分寒熱。止可分新舊而治之。假如癰癩始赤。血次潰白膿。又豈為寒者哉。而病者未信也。此今之劉河間常言之矣。皆云寒多則白。以乾薑赤石脂桃花丸治痢。雖愈後必生血疾。如白帶下。病徑以白芍藥乾薑白帶雖愈。則小澀必不利。治瀉痢與治帶下。皆不可驟用峻熱之藥。燥之則內水涸。內水涸則必煩渴。煩渴則小澀不利。小澀不利則足腫面浮。漸至不治。內經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大甚。發為筋痿。淫衍白物。如精之狀。男子因澀而下。女子綿綿而下。左傳曰。少男惑長女。風落山之象。是為感蠱之疾。其文三蠱同。曰蠱。乃是思慕色慾內生。後蝕甚。不可便用燥熱之藥攻之。漸至形削羸瘦。脈大者必死而不救。且赤白痢者。是邪熱傳于大腸。下廣腸出赤白也。帶下者傳于小腸。入脬經下。

赤白也。據此二證皆可同治濕法治之。先以導水禹功瀉訖。次以淡劑降心火。蓋腎水下。小便分水道則自愈矣。頃頃丘一婦人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或來已三載矣。命子脈之診。其兩手脈俱滑大而有力量。得六七至。常上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余知其實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訖。冷痰三二升皆酢水也。間如黃涎狀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洩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愈。余實悟內經中所云。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又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然有此法。亦不可偏執。更宜詳其虛實而用之。故知精選聖惠方。帶下風寒之言。與巢氏論中赤熱白寒之說。正與難素相違。予非敢妄論先賢。恐後學又流不明。未免從之而行也。如其其寡學之人。不察病人脈息。不究病人經脈。妄斷寒熱。信用羣方暴熱之藥。一旦有失。雖悔何追。嗚呼人命一失。其復能生乎。亦白痢與赤白帶下皆不死人。內經惟腸澼便血血溫身熱者死。赤白帶下。白液白物。蠱病腎消皆不能死人。有死者藥之誤也。

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七

巢氏先賢也。固不當非。然其說有誤者。人命所係。不可不辯也。今之醫者。家置本以為繩墨。嗚呼。何今之人信巢氏而不信素問也。此予不得不為之說。且巢氏論霍亂吐瀉。皆由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相干。致腸胃之間變而為霍亂。寒氣客於脾則瀉。寒氣客於胃則吐。亦由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或因居處坐卧濕地。當風取涼。風之氣歸

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水穀不消。皆成霍亂。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二曰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三曰哺食變逆者也。霍亂者脉必代。又云七月間食蜜令人暴下霍亂。此皆巢氏霍亂之論也。予以為不然。夫醫之治病猶書生之命題。如秋傷於濕。冬生欬嗽。是獨以濕為主。此書生之獨脚題也。風濕渴三氣合而成霍亂吐瀉轉筋。此猶書生之鼎足題也。風者風木也。內應足厥陰肝木。濕者雨化也。內應於足太陰脾土。渴者火熱也。內應于手少陰心火。此風濕渴三氣之所生也。內經曰。土氣之下水氣乘之。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陰所至為脇痛嘔泄。少陽所至為嘔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所至為濡化也。注云濕化也。又曰。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故轉筋者風主肝。肝主筋。風急甚。故轉筋也。吐者渴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嘔吐也。泄注者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豈非風濕渴如書生鼎足題耶。脾濕土氣為風木所克。土化不行矣。亢無雨。火盛過極。土怒發焉。極則為雷霆驟雨烈風。蓋土氣在上。木氣乘之。故也是以大水橫流。山崩岸落。石迸沙飛。豈非太陰濕土怒發之象耶。故人病心腹滿脹。腸鳴而為數便。甚則心痛脇腹嘔吐。霍亂厥發。則注下。肘腫身重。故玄子云。已上病證。皆脾熱所生也。乃知巢氏所論。正與素問。故玄子相違。故內經治法。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可用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渴。水水以救其內。涸大忌食粟米粥。飲者立死。偉哉王水之

言脾熱一句。可以為方。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以飲其水。亦取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近似終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為愈也。秦和間。余親見陳下廣濟禪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炮水一椀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甫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而服之。醫者至以為有食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郟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時也。騎馬與佃客往臨潁。急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慢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呼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泄。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臼。四肢厥冷。此正風濕暈三者俱合之證也。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對生薑而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而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調養。三日平復而去。嗚呼。若此三人。其生死豈不如反掌哉。彼世醫往往以謂六一散治得其病。此無學之輩也。可勝恨哉。

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八

內經曰。目得血而能視。此一句。聖人論人氣血之常也。後世之醫不達其旨。遂有惜血如金之說。自此說起。目疾頭風諸證。不得而愈矣。何以言之。聖人雖言目得血而能視。

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太過則目壅塞而發痛。不及則目耗竭而失睛。故年少之人多太過。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則無不及。但年老之人其間猶有太過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內皆太陽經之所起。血多氣少。目之銳眦。少陽經也。血少氣多。目之上綱。太陽經也。亦血多氣少。目之下綱。陽明經也。血氣俱多。然陽明經起於目。兩傍交鼻頰之中。與太陽少陽俱會於目。惟足厥陰肝經連於目系而已。故血太過者。太陽陽明之實也。血不及者。厥陰之虛也。故血出者宜太陽陽明。蓋此二經血多故也。少陽一經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陽陽明出血則目愈。明刺少陽出血則目愈。昏要知無使太過。不及以血養目而已。此內經所謂目得血而能視者此也。凡血之為物。太多則益。太少則枯。人熱則血行疾而多。寒則血行遲而少。此常理也。至於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目。在五行屬木。然木之為物。太茂則蔽密。太衰則枯瘁。蔽密則風不疎通。故多摧拉。枯瘁則液不浸潤。故無榮華。又况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月也。人目之有翳。如日月之有雲霧也。凡雲之興。未有不因蒸騰而起者。雖隆冬之時。猶且然耳。况于炎暑之時乎。故目暴赤腫起。羞明隱溢。淚出不止。暴寒目瞶。皆工藝之所為也。夫目之五輪。乃五臟六腑之精華。宗脈之所聚。其氣輪屬肺。金肉輪屬脾。土赤脈屬心。火黑水神光屬腎。水兼屬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則又不知病之理。豈知目不因火則不病。何以言之。氣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赤脈貫目。火

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可。了。故內經曰。熱勝則腫。治火之清。在藥則鹹寒吐之下之。在鍼則神廷上星顯會前頂百會。血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腫者。可使立消。惟小兒不可刺顯會。為肉分淺薄。恐傷其骨。然小兒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內經曰。血實者宜決之。又經曰。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如雀目不能夜視。及內障暴怒太憂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補肝養腎。至於暴赤腫痛。皆宜以銚針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調鹽油以塗髮根。甚者雖至於再三可以也。量其病勢。平為期少。白可黑。落髮可生。有此神驗。不可輕傳。人年四十五。不問男女。目暴赤腫。癭澁難開者。以三稜鍼刺前頂百會穴出血。大妙。至如年少髮早白落。或白屑者。此血熱而太過也。世俗止知髮者血之餘也。血衰故耳。豈知血熱而寒。髮反不茂。肝者木也。火多水少。水反不榮。火至于頂。炎上之甚也。大熱病汗後。勞病之後。皆髮多脫落。豈有寒耶。故年衰火盛之人。最宜出血。但人情見出血皆不悅矣。豈知出血者。乃所以養血也。凡兔雞猪狗酒醋濕麪動風生冷等物。及憂忿勞力等事。如犯之。則不愈矣。惟後頂強間腦戶風府四穴。不可輕用鍼灸。以避忌多故也。若有悞。不幸令人瘖。固宜慎之。其前五穴。非徒治目疾。至于頭痛腰脊強。外腎囊燥痒。出血皆愈。凡針此。勿深深則傷骨。唐甄權尤得出血之法。世俗云。熱湯沃眼十日明。此言謬之久矣。火方乘目。更以熱湯沃之。兩熱相搏。是猶投賊以刃也。豈知涼水沃之。暫澁而久滑。熱

水沃之。暫滑而久澁。不然。曷以病目者忌沐浴。或曰。世俗皆言涼水沃眼。血脈不行。余聞大笑之。眼藥中用黃連。礪砂。朴硝。龍腦。熊膽之屬。皆使人血脈不行耶。何謬之甚也。又若頭風之甚者。久則目昏。偏頭風者。少陽相火也。久則目束。小大腸悶澁者。目必昏。何也。久病滑泄者。目皆明。惟小兒利久反疳。眼昏。蓋極則反。與此稍異。其餘皆宜出血。而大下之。余嘗病目赤。或腫。或翳。作止無時。偶至親息帥府間。病目百餘日。羞明。隱澁。腫痛不已。忽眼科姜仲安云。宜上星至百會。速以銚針刺四五十刺。攢竹穴。絲竹穴。上兼眉際一十刺。反鼻兩孔內。以草莖彈之出血。三處出血如泉。約二升許。來日愈大半。三日平復如故。余自嘆曰。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學醫半世。尚闕此法。不學可乎。惟小兒瘡疱入眼者。乃餘熱不散耳。止宜降心火。瀉肝風。益腎水。則愈矣。若大人目暴病者。宜汗下吐。以其血在表。故宜汗。以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熱在中。故宜下。出血之與發汗。名雖異而實同。故錄銅人中五穴照用。

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九

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飢易飽。易虛易實。易寒易熱。方書舊說。天下皆知之矣。然禮記曲禮所以玉符潛訣論云。天下皆不知。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說云。裘大溫。消陰氣。且人千五歲成童。尚不許衣裘。今之人。養穉子。當正夏時。以綿袂裹腹。日不下懷。人氣相蒸。見天稍寒。即封閉密室。睡壇下。幕煖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煖不泄。雖衰老之

人尚猶不可。况純陽之小兒乎。然君子當居密室。亦不當如是之煖也。玉符潛訣論云。嬰兒之病。傷于飽也。今人養穉子。不察腸胃能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飢號。即以灌乳。納之兒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小兒初生。別無伎倆。惟善號泣。為強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克實。然其體為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痢之病作矣。醫者不明其本。輒以紫霜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巴豆杏仁。其巴豆大熱。有大毒。杏仁小熱。有小毒。小兒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間先生以通聖涼膈神為益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也。余聞笑曰。大人小兒。雖年壯不同。其五臟六腑。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兒服少。其實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調胃瀉心。然有逐濕為之方者。故余嘗以牽牛大黃木通三味。末之為丸。以治小兒諸病。皆效。蓋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也。今之醫者。多以此藥誘予。彼既不明造化。難與力辯。故予書此方。以俟來世知道者。然善治小兒者。當察其貧富貴賤治之。蓋富貴之家。衣食有餘。生子常天。貧賤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堅。貧家之子。不得縱其慾。雖不如意。而不敢怒。怒少則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縱其慾。稍不如意。則怒多。怒多則肝

病多矣。夫肝者木也。甚則乘脾矣。又况貧家無財少藥。故死少。富家有財多藥。故死多。故貧家之育子。雖薄于富家。其成全小兒。反出于富家之右。其暗合育子之理者。有四焉。薄衣淡食。少慾寡怒。一也。無財少藥。其病自痊。不為庸醫熱藥所攻。二也。在母腹中。甚母作勞。氣血動用。形得克實。三也。母既作勞。多易生產。四也。此四者與富家相反也。俚諺曰。兒哭即兒歌。不哭不偻。此言雖鄙。切中其病。世俗豈知號哭者。乃小兒所以泄氣之熱也。老子曰。終日號而不憂。余嘗授人以養子之法。兒未坐時。卧以赤地。及天寒時。不與厚衣布而不綿。及能坐時。以鐵鈴木壺雜戲之物。連以細繩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沉。弄之有聲。當炎暑之時。令坐其旁。掬水弄鈴。以散諸熱。內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手得寒水。陰氣達于心中。乃不藥之藥也。余嘗告于陳敬之。若小兒病。緩急無藥。不如不用庸醫。但恐妻妾恠其不醫。宜湯浸蒸餅。令軟。丸作白丸。給其妻妾。以為真藥。使兒服之。以聽天命。最為上藥。忽歲在丙戌。羣兒皆病泄瀉。但用藥者皆死。蓋醫者不達濕熱之理。以溫燥行之。故皆死。惟陳敬之。不與藥。用余之言。病兒獨存。噫。嗚呼。班固真良史。嘗曰。有病不治。得中醫。除暴得大疾病。服藥者當謹熟陰陽。無與眾謀。若未病之前。從子奉養之法。亦復不生病。縱有微疾。雖不服藥可也。

服藥一差轉成他病說十

語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又曰。丘未達不敢嘗。此言服藥不可不畏慎也。然世有百千年

相襲之弊。至今不除者。敢畧數一二。使後車改轍。不蹈前覆。夫傷寒溫疫時氣中暑風。溫風瘧。與中酒傷食者。其初相類。此最誤人。或先一日頭痛。曾傷酒。便歸過于酒。曾傷食。便歸過于食。初覺滿悶。醫者不察其脈。不言其始。徑用備急丹。纏積丹。軟金丸。酒癥丸。此藥犯巴豆。或出油不盡。大熱大毒。走泄五七行。或十餘行。其人必津液枯涸。腸胃轉燥。發黃瘵熱。目赤口乾。恍惚潮熱。昏憤惑狂。諸熱交作。如此誤死者。不可勝舉。若其人。或本因酒食致過。亦能頭痛身熱。戰慄惡寒。醫者不察其脈。不究其原。反作傷食。發之。桂枝麻黃升麻之屬。以汗解之。汗而不解。轉轉疑惑。反生他證。如此誤死者。可勝計哉。又如久病咳嗽。形體羸瘦。食飲減少。日輕夜劇。醫者不察。便與烏梅罌粟殼紫苑。枯礬如此。峻攻嗽疾未除。溢滯之病作矣。嗽加之溢。飲食彌減。醫者不察。更以熱劑養胃。溫劑和脾。致令頭面汗出。燥熱潮發。形容瘦瘁。涎液上出。流如湧泉。若此死者。不可勝數。又如婦人產餘之疾。皆是敗血惡物。發作寒熱。臍腹撮痛。乳潼枯涸。食飲稍減。醫者不察。便謂產後血出數斗。氣血俱虛。便用溫熱之劑。養血補虛。止作寒治。舉世皆然。豈知婦人之孕。如天地之孕物也。物以陰陽和合而後生。人亦以陰陽和合而後孕。偏陰偏陽。豈有孕乎。此與禾黍瓜果之屬。何異哉。若水旱不時。則華之與實。俱萎落矣。此又與孕而不育者。復何異哉。七月立秋後十八日。寸草不結者。猶天寒故也。令婦人妊娠。終十月無難而生。反謂之寒。何不察其理之甚也。竊譬之治塲者。炎火在下。以水沃其

窞之巔。遂成博矣。博既出窞。窞頓寒耶。世俗竟傳黑神散之屬。治產後一十八證。非徒其不愈。則經脈涸閉。前後淋悶。嘔吐嗽痰。凡百熱證生矣。若此誤死者。不可計之。曷若四物湯與涼膈散。對大作湯劑而下之。利以數行。惡物俱盡。後服淡甘之劑。自愈矣。又如小兒腹滿喘嗽痰涎不利。醫者不察。便用白餅子之屬。夫白餅子。巴豆大熱。有大毒。兼用膩粉。其後必生口瘡。上喘咳嗽。嘔吐不嗜飲食之疾。然此治貧家小兒。猶或可效。膏粱之家。必生他病。又何疑哉。又如瀉利之疾。歲歲有之。醫者不察。便用聖散子之屬。乾薑赤石脂烏梅罌粟殼官桂石榴皮龍骨牡蠣之屬。變生小便癢悶。甚者為脹。又甚者水腫之疾生矣。間有愈者。病有微者也。甚則必不愈矣。又如人病停飲。或因夏月傷冷過多。皆為脾胃客氣有餘也。宜逐而去之。醫者不可以為脾衰而補之。則痞者更痞。滿者更滿。復有巴豆丸下之者。病雖少解。必不嗜食。上燥之病生矣。又如人因閃肭膝髀肘腕大痛。醫者不察。便用錐針出血。如未愈者。再三刺血。出血既多。遂成跛臂。內經曰。足得血而能步。血盡安得步哉。若余治閃肭。則不然。以禹攻散。或通經二三錢。下神祐丸。或除濕丹百餘丸。峻瀉一二十行。則痛出當痒發。痛屬夏。痒屬秋。出則夏衰矣。此五行勝復之理也。故凡腰膝疼痛。杖瘡落馬墜墮打撲。莫不同然。蓋此痛得之於外。非其先元虛元弱。古人云。痛隨利減。宜峻瀉一二十行。畢但忌熱酒。可一藥而愈。勿謂峻瀉輕侮。此法昔有齒痛連月不止。以鐵鈴鈕取之。血不止而死。又有人因上下齒痛。

凡百痛者輒取不數年上下齒盡。至五十歲生硬之物皆不能食。夫上下齒痛皆由手足陽明二經風熱甚而痛矣。可用大小承氣湯葳用丸祛風丸等藥瀉之。則痛當自止。內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云。百端之起皆自心生。心者火也。火生土之故也。出牙之誤不可不知。又如治水腫痛者。多用水銀輕粉白丸子大毒之藥下之。乃水腫未消。而牙齒落。牙齒落而不進食。水盡而立斃。復有人於兩足針之。水出如泉。水盡亦斃矣。

儒門事親卷之二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年矣師覘符呪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瞽不知人枕于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蟲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而出之且二尺許重幾觔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蟲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又有一書生瘧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其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亦偶得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梁諸匠氏有水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病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攜熟藥寄他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

如蟲行一涌而出。狀若小蠅。一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效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風癩。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日十餘作。以致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定歲。大饑。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蔥屬。泡蒸而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病去食進。百脈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一服。至二十服不效。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效。其人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後僅萬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識。蓋大傷飲之故。即目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十數。薯勿犯人手。以白麪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瀉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而飲。至六七日稍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不數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薯有取積之神效。亦偶得瀉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物。成疾。而

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新作食。過飢數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飢頓食之。良久泄注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因悟內經中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瀉法耳。頓有老人年八十歲。臍腑澀滯。數日不便。每臨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滌。波菴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乏。前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波菴寒利腸胃。芝麻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為急切。此亦偶得瀉法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于茗肆中。忽鉤窗脫鉤。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愈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嗚呼。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哉。此一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也。人能謹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之。無病不愈。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荳。頓頓不闕。醫者以為有蟲。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蟲行。大皆漸明。俄然大見。又如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魚膾鹿脯猪臘海味甘肥之物。皆蟲之萌也。然而不生蟲者。蓋筵會中多胡荽。無莖

醬鹵汁皆能殺九蟲。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為發表攻裏乎。雖千枝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寒為主。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為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內經言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為之箋。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寒熱。司氣用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用藥不可以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然而攻裏發表。常分作兩塗。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所謂攻裏者湧泄是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痢皆以其不在中也。夫不住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不在裏。反以寒藥攻其裏。不涌不泄。堅腹滿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替鬱注下。閏瘕腫脹。嘔吐。欬衄。頭痛骨節。掣肉痛。血泄淋。悶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能攻裏。是解表常宜熱。攻裏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謂妄造。今之用藥者。以荊黃湯解表。以薑桂藥攻裏。此與以水

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效。輕者危。甚者死。夫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聖人既以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又以淡味滲泄為陽。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裏。發表與滲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者聖人之法盡矣。蔑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為得體。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病由已作。反謂傷寒變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元散名為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為雙解不可攻裏。謗議紛紜。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鬚豆豉。涌而汗之一劑。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熱證亦復不作。俟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憤劉河間有能醫之名。設堅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難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項強。狀類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者見其因通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如前所言。後雖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汗出。其脉猶搏擊。然余親見。

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呼甚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契讀孟堅漢書藝文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既相別矣。乘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告余之舊契。已歸且遠。乃令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為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其用藥亦不外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用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論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裡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

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絲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利也。豈復託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實。誰能別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也。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驚而不可制矣。惟脉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議補者。皆絲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法。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况予所論之法。識練日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水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為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流言治法。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

運氣所生諸病各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于補論條下。如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日辛甘淡三味為陽。酸苦鹹三味為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涌泄。發散者歸于汗。涌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滲為解表歸于汗。泄為利小溲歸于下。殊不知補乃知聖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宜穀肉果菜。養口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為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夫今之醫者。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牆。誰肯屈己之高。而一問哉。且予之三法。能兼眾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蹻。有揄。有導。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牽牛朴硝大黃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與之苦辯。故作此論。所謂三法。可以兼眾法者。如引涎漉涎。噫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薰漂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該眾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眾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

衆所當繞一二也。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者。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鍼之理。即所謂藥之理。即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于左。仍于三法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于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汗下有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况逆而上之。不悅者多矣。然自胸已上。大滿大實。病如膠粥。微丸微散。皆兒戲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陽人。然則四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言其大法耳。今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試以名方所記者略數之。如仲景傷寒論中。以蔥根白豆豉湯。以吐頭痛。梔子厚朴湯。以吐懊懣。瓜蒂散。以吐傷寒六七日。因下後。腹滿無汗而喘者。如此三方。豈有殺人者乎。何今議予好涌者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論中散方。往往皆效。近代本方中稀涎散。吐膈實中滿。痰厥失音。牙關緊閉。如喪神守。萬全方。以鬱金散。吐頭痛。眩運頭風惡心。沐浴風。近代普濟方。以吐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潮。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瘧孫尚方。以三聖散。吐發狂。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春分前服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藥也。皆有效者。何今之議予。

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吐其涎令人跛躄。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為證。予不須辨也。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醫錄中惟見太倉公華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之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寂寥之後。宜其驚且駭也。惜乎黃帝岐伯之書。伊摯仲景之論。棄為閑物。縱有用者。指為山野無韻之人。豈不謬哉。余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見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劑。少用之。頗獲微應。既久。乃廣訪多求。漸臻精妙。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無窮。屢用屢驗。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論。胸上諸實鬱。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餘行。其脉沉。遲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謂胸上諸實。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曰。下痢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實也。皆可吐之。王永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仲景曰。宿食在上。腕當吐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腕者亦當吐之。在中腕者。當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兩手脈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知病在胸中。當吐之。余嘗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蒂散。吐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豆豉。傷以吐雜病頭痛。或單瓜蒂名獨聖。加茶末少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蝎。稍以吐兩脇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上。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歟。今人亦有竊予之法者。然終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知上涌之法。名曰捺痰。捺之。

一字自有擒縱卷舒。頃有一工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涎至數斗。命懸須臾。倉皇失計。求子解之。予使煎麝香湯下咽立止。或問麝香何能止吐。予謂之曰。瓜苗聞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葱白湯解之。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豆豉。瓜蒂。茶末。梔子。黃連。苦參。大黃。黃芩。辛苦而寒者。有鬱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黃汁。苦而溫者。有木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薄荷。羌活。辛而溫者。有穀菁。草葱。根鬚。辛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烏頭。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晉礬。綠礬。礬。酸而平者。有銅碌。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青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甚鹹而寒者。有滄鹽。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辛而熱者。有蝎稍。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藜蘆。羌活。輕粉。烏。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對證擢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滿積。漸加之。余之療痰者。以釵股雞羽探引。不出。以蠶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驚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冰水立解。如。無冰時。新汲水亦可。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涼物。皆不藥。惟禁貪食。過飽。硬物。乾脯。難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中和。陰道必強。大禁。

房勞大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噪之歸罪于吐法起謗其由此也故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辯邪正之說不可吐病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吐病勢熾危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陽血虛者不可吐諸吐血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吐則轉生他病侵成不救反起謗端雖懇切求慎勿強從恐有一失愈令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浮言審明某經某絡某臟某腑某氣某血某邪某病決可吐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也庶幾不使此道湮微以新傳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風寒濕暑之氣入于皮膚之間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發汗聖人之刺熱五十九刺為無藥而設也皆所以開玄府而逐邪氣與汗同然不若以藥發之使一毛一竅無不啟發之為速也然發汗亦有數種世俗止知惟溫熱者為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亦有薰漬而為汗者亦有導引而為汗者如桂枝湯桂枝麻黃各半湯五積散敗毒散皆發汗甚熱之藥也如升麻湯葛根湯解肌湯逼毒散皆辛溫之藥也如大柴胡湯小柴胡湯柴胡飲子苦寒之藥也如通聖散雙解散當歸散子皆辛涼之藥也故外熱內寒宜辛溫外寒內熱宜辛涼平準所謂導引而汗者華元化之虎鹿熊猴鳥五禽之戲使汗

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請薰漬而汗者。如張苗治陳廩丘燒地布桃葉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許胤宗治許太后感風不能言。作防風湯數斛。置于牀下。氣如烟霧。如其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驗者。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陳皮半夏細辛蒼朮其辛而溫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熱者乎。生薑其辛而微溫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溫者乎。防己秦艽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黃人參太棗其甘而溫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防風當歸其甘辛而溫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厚朴其苦而溫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溫者乎。黃芩知母枳實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溫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藥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發散之屬也。惟不善擇者。當寒而反熱。當熱而反寒。此病之所以變也。仲景曰。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陽氣在外。人氣亦在外。邪氣亦在外。故宜發汗。然仲景舉其略耳。設若秋冬得春夏之病。當不發汗乎。但春夏易汗。而秋冬難耳。凡發汗欲周身熱熱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時為佳。若汗暴出。邪氣多不出。則當重發汗。則使人亡陽。凡發汗中病則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此雖仲景調理傷寒之法。至于雜病復何異哉。且如傷寒麻黃之類。為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為表虛而設也。承氣湯為陰虛而設也。四逆湯為陽虛而設也。表裏俱實。

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者。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所謂陽為表而陰為裏也。如表虛亡陽發汗則死。發汗之法。辨陰陽別表裡。定虛實。然後汗之。隨治隨應。設若殮泄不止。日夜無度。完穀下出發汗可也。內經曰。春傷于風。夏生殮泄。此以風為根。風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鳴泄注。水穀不分。小便澀滯。皆曰脾胃虛寒。故耳。豆蔻烏梅罌粟殼乾薑附子。曾無一效。中脫臍下灸已數十。燥熱轉甚。小溲涸竭。瘦削無力。飲食減少。命予視之。余以謂應象論曰。熱氣在下。水穀不分。化生殮泄。寒氣在上。則生腹脹。而氣不散何也。陰靜而陽動故也。診其兩手脈息俱浮大而長。身表微熱。而桂枝麻黃湯。以薑棗煎大劑。連進三服。汗出終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風湯和平臟腑。調養陰陽。食進病愈。又貧家一男子。年二十餘。病破傷風。搐牙關緊急。角弓反張。棄之空室。無人問者。時時呻呼。余憐其苦。以風藥投之。口噤不能下。乃從兩鼻竅中灌入。咽喉約一中椀。死中求生。其藥皆大黃甘遂牽牛硝石之類。良久上涌下泄。吐且三四升。下一二十行。風搐立止。肢體柔和。旦已自能起。口雖開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黃湯三兩作一服。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又如小兒之病驚風。搐搦涎潮熱鬱。舉世皆用大驚丸抱龍丸鎮心丸等藥。間有不愈者。余潛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為細末。以猪膽汁浸蒸餅為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漿水乳汁送之。良久風涎涌出一兩杓。三五日一涌。涌三五次。漸以通聖散稍熱服之。汗漿漿然。病日已矣。頃又治一狂人。

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厥。陽并乃狂。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陽為腑。陰為臟。非陽熱而陰寒也。熱并于陽。則狂。狂則生寒。并于陰。則癲。癲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無所不為。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助其熱。而汗少解。數汗方平。又治一酒病人。頭痛身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脈兩手俱洪大。三兩日不圍。余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用水一中椀。生薑二十餘片。蔥鬚根二十莖。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熱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須臾以釵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約一兩杓。頭上汗出如洗。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為汗之。令其疎散也。又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脚沉重。浮腫夜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脛靴足。腰膝皮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劇。走注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摩急而腫起。肉色不變。媵理間如蟲行。每逢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體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熱燔針着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獲一愈。一日命予脈之。其兩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一服。是夜瀉三十餘行。痛減半。遂漸服赤茯苓湯。川芎湯。防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服。煎七八錢。藜藜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血熱。病必增劇。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此發汗者。世罕知之。故予嘗曰。吐法兼汗。良以

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莖于中，留結寒熱于內，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流為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為貴，又止知下之為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莖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然信不俗下之為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湯泄熱之上藥也，大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胸湯又其次也，大柴胡又其次也，以涼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便，洗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解毒散治內外上下畜熱而不泄者，四物湯涼血而行經者也，神芎丸解上下畜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無憂散下諸積之上藥也，十棗湯下諸水之上藥也，以熱藥下者，煮黃丸、纏金丸之類也，急則用湯，緩則用丸，或以湯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盡劑，過而生愆。仲景曰：大法秋宜瀉，謂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概耳，設若春夏有可下之疾，當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踟躕遷延，誤人大病者也。皆曰：夏月豈敢用過藥瀉，脫胃氣嗚呼，何不達造化之甚也。內經稱土火之鬱發，四之氣以五月先取化源瀉，土補水，又曰：土鬱則奪之。王太僕注云：奪謂下之，令無壅碍也。然則于五月先防土壅之發，令人下奪，素問之

言非歟。然隨證不必下奪。在良工消息之也。余所以言此者。矯世俗期不誤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鬱之為奪。雖大承氣湯亦無害也。試舉大承氣之藥論。大黃苦寒通九竅。利大小便。除五臟六腑積熱。芒硝鹹寒。破痰散熱。潤腸胃。枳實苦寒。為佐使散滯。氣消痞滿。除腹脹。厚朴辛溫。和脾胃。寬中通氣。此四味雖為下藥。有泄有補。卓然有奇功。劉河間又加甘草以為三一承氣。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為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黃芒硝也。惡寒喜暖。取補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滿痞氣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之。次日必神清氣快。膈空食進。內經曰。脾為之使。胃為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況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土也。兼載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醫。不善掃除倉廩。使陳莖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藥有奇功。皆謂服之。便成傷敗。乃好丹而非素者也。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一切所傷之物。在胃脘。如兩手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惡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之。則三部脈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滿者。猶宜再下之。如傷寒大汗之後。重復勞發而為病者。蓋下之後。熱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

雜病腹中滿痛不止者。此為內實也。金匱要略曰。痛而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難經曰。痛者為實。腹中滿痛。裡壅為實。故可下之。不計雜病傷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導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發熱脈沉實。及寒熱往來。時時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湯。加當歸煎服之。下三五行。立愈。產後慎不可作諸虛不足治之。必變作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削。經水不行。經曰。寒則衰。飲食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藥消礫之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為命乎。難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目黃。九疸。食勞。皆屬脾土可下之。宜茵陳蒿湯。或用導水丸。禹攻散。瀉十餘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膝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錢。以獾猪腰子薄批七八片。搭藥在內。以濕紙包數重。文武火燒熟。至臨卧細嚼。以溫酒或米飲湯調下。至平明見一二十行。勿呀。意欲止瀉。則飲水或新水頓服之。瀉立止。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烏金丸。踰馬丹之類。則愈矣。內經有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外者。太僕以為瘴氣賊魅蟲毒。蜚屍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閃胸損折。湯沃火燒。車碾大傷。腫發焮痛。日夜號泣不止者。予尋常談笑之間。立獲大效。可峻瀉三四十行。痛止腫消。乃以通聖散下導水丸等藥。如瀉水少。則可再加湯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得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癢殘跛。

變之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曾有隣人杖瘡發作。腫痛焮及上下。語言錯亂。時時嘔吐。數日不食。皆曰不救。余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百餘丸。相併而下。間有嘔出者。大半已下。膈矣。良久大瀉數行。穢不可近。膿血涎沫。瘀毒約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省。一日一夜。鄰問余。余曰。喘息勻。停腫消痛減。故得睡也。來旦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救杖瘡欲死者。四十年間。三三百。余追思。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見冤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攻散。大作劑。瀉驚涎。一兩盆。更無腫發痛焮之難。如導水丸。禹攻散。泄瀉不動。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瀉之。瀉訖。須忌熱物。止可喫新汲水。一二頓。瀉止立愈。至如沉積多年。羸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三稜丸之類。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虛中積聚者。止可五日一服。萬病無憂散。故凡積年之患。豈可一藥而愈。即可減而去之。以本草攷之。下之寒者。有戎鹽之鹹。犀角之酸。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酸。膩粉之辛。澤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黃。瓜蒂。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溫者。有檳榔之辛。羌活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鹹。下之熱者。有巴豆之辛。下之辛涼者。有猪羊血之鹹。下之平者。有郁李仁之酸。桃花。萼之苦。石三十味。惟牽牛。大戟。芫花。皂角。羊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膩粉。杏仁之大毒。餘皆無毒。設若疫氣。冒風中酒。小兒瘡疹。及產後潮熱。中滿。敗。

血勿用銀粉杏仁大毒之藥下之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蟲透關節除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硝朴硝等鹹寒。可以治傷寒熱病時氣疫毒發斑瀉血燥熱發狂。大作瀉劑以瀉滌積熱。澤瀉羊蹄苗根牛膽藍葉汁苦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利及目黃濕毒九疸食癆疔蟲食土生米等物。分利水濕通利大小便。瀉滌腸胃間宿穀相搏。又若備急丸以巴豆乾薑大黃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可施于辛苦勞力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脇肋刺痛暴痛不住。服五七丸或十丸瀉五七行。以救急。若施之富貴城郭之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瘡相類。止可施之于貧食之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酒冒風及小兒瘡疹產後滿悶用之下。隔不死則危。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此下藥亦不死則危矣。奈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大黃。蓋庸人以巴豆性熱而不畏。以大黃性寒而畏。粗工以巴豆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而不喜。皆不知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巴豆為甚。去油匱之蠟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轉生。故下藥以巴豆為禁。余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然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息痢也。傷寒脈浮者不可下。表裡俱虛者不可下。內經中五痞心證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熱深者宜下。寒者不宜下。以脈別之。小兒內瀉轉生慢驚及兩目直視魚口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甚亦不宜下。止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下則必誤。

人病耳。若其餘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澀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余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夫。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原補一篇不當作由近論補者與內經相違。不得不作耳。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耳。以予言為恠。蓋議者嘗知補之為利而不知補之為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之補。以人參黃芪之類為平補。以附子硫黃之類為峻補。以苳蔻官桂之類為溫補。以天門冬五加皮之類為寒補。以巴戟從蓉之類為筋力之補。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為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疎濶。至其害不可勝言者。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為害者。如瘧本夏傷于暑。議者以為脾寒而補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傷寒熱病下之後。若以溫辛之藥補之。熱當復作。甚則不救。瀉血止血之後。若溫補之。血復熱。小溲不利。或變水腫。霍亂吐瀉。本風濕暍合而為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小兒瘡疤之後。有溫補之。必發癰腫。焮痛。婦人大產之後。心火未降。腎水未升。如黑神散補之。輕則危。甚則死。老人目暗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腎水彌涸。心火彌盛。老人腎虛腰痛。腎惡燥。腰者腎之府也。峻補之。則腎愈虛矣。老人腎虛

無力夜多小便。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故夜多小便。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脬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溫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停飲之人。不可補。補則痞悶。轉增脚重之人。不可補。補則脛膝轉重。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子二十上下。而血不流。皆二陽之病也。時人不識。便作積冷極。備治之。以溫平補之。夫積溫尚成熱。而况燔鍼于臍下。火灸手足腕骨。內經本無勞證。由此變而為勞。煩渴咳嗽。涎痰肌瘦。寒熱往來。寢汗不止。日高則顏赤。皆以為傳屍勞。不知本無此病。醫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陽者。陽明也。胃之經也。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內太過。故隱蔽委曲之事。各不能為也。惟深知涌泄之法者。能治之。又如春三月。風傷于榮。榮為血。故陰受之。溫傷于衛。衛為氣。故陽受之初發之後。多于傷寒相似。頭痛身熱。口乾潮熱。數日不大便。仲景所謂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開者。是也。若以寒藥下之。則傷臟氣。若以溫藥補之。則火助風溫。發黃發斑。溫毒熱增劇矣。風溫外甚。則直視潮熱。譫語。擗衣撮空。驚惕而死者。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陰。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勝。非便以溫為熱也。又若經云。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以溫為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權衡之得其平也。又烏在燔鍼壯火。煉石燒砒。硫黃。烏附。然後為補哉。所謂補上欲其緩。補下欲

其急者亦馬在此等而為急哉。自有酸苦甘辛鹹淡寒涼溫熱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謂平補。奈時人往往惡寒喜溫。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余用補法則不法。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嘗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補。豈不信然。余嘗用補法。必觀病人之可補者。然後補之。昔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即注泄。余診之。兩手脈沉而煖。今灸分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又息城酒監趙進道。病腰痛。歲餘不愈。診其兩手脈沈實有力。以通經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細切炒斷絲為細末。每服三錢。猪腰子一枚。薄批五六片。先以椒鹽淹去腥水。摻藥在內。裹以荷葉。外以濕紙數重封。以文武火燒熟。臨卧細嚼。以溫酒送下。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數日而愈。又相臺監酒岳成之病。虛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為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予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為末。以白麩糊為丸。食後溫水下三五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節度副使完顏君寶病。臟毒下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六載。日漸瘦弱無力。面黃如染。余診其兩手脈沉而身涼。內經寒。以為榮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藥與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而愈。若此數證。余雖用補。未嘗不以攻藥居其先。

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足資寇。故病蠲之後。莫若以五菜養之。五菓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克之。相五臟所宜。毋使偏傾可也。凡藥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是以君子貴流不貴滯。貴平不貴強。盧氏云。強中生百病。其知言哉。人惟恃強。房勞之病作矣。何貴於補哉。以太宗憲宗高明之資。猶陷于流俗之蔽。為方士燥藥所誤。以韓昌黎元微之猶死於小洩不通水腫。有服丹置數妾而死于暴脫。有服草烏頭如聖丸而死于鬚瘡。有服乳石硫黃小洩不通。有習氣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發狂見鬼。有好茶而為癖。乃知諸藥而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則已。近年運使張伯英病宿傷。服硫黃薑附數月。一目喪明。監使陳威卿病嗽。服鍾乳粉數年。嘔血而殞。嗚呼。後之談補者。尚監茲哉。

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辯十八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概治之。其藥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言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為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為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心與腎合而寄竅于耳。故耳與舌俱為心之外候。俗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歸之心。更無

改張。豈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綱。足太陽及足陽明起於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于此。手少陽至于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不知經者。此也。何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世不過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繞。所抵所連。所係所約。所同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為病本。將陽經為熱。陰經為寒。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為僻。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為病者也。及為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亦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熱。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于右。右中寒。則逼熱于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風者甲乙木也。口眼陽明皆為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口鼻獨無此病者。何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

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者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綱則眇。下綱則不眇。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頷則嚼。上頷則不嚼。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眦。眦未常斜。口之喎而口之輔車未嘗喎。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矣。而况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耶。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柄自然齟齬者。過穎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效。尚不效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風為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祀一夫亦患此。予脈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克。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脈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于窓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勝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祀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通鬱。為大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癩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謬名。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併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為膀胱。腎冷。小腸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從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效。三二十年。卒不可去。聞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既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奈痛流歸之。小腸。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為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溲。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脬囊也。氣化則水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為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于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經肝經病。則有遺溺癃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為束骨之會也。而肝主筋。畢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為篡戶。其內外為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竅漏。此足厥陰與衝任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于陰器。其病傷于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卧清陰氣。故陽則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于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為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肉踝五寸。別走少陽。循經上。畢結于莖。其病氣逆。畢腫卒疝。

實則挺長。虛則暴瘁。取之所別矣。豈非厥陰為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辜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燻。肝散于育。結于臍。故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于厥陰。可以無疑。以脈考之。素問云。厥陰滑為狐疝。少陽滑為肺氣疝。太陰滑為脾氣疝。陽明滑為心風疝。太陽滑為腎風疝。少陰滑為肝風疝。凡此六疝。雖見于他脈中。皆言風疝者。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脈微滑為心疝。肝脈滑甚為癘瘡。腎脈滑甚為癘瘡。凡此三藏脈之疝。亦以滑為疝。素問又云。脈大急皆為疝。心脈滑傳為心疝。肺脈沉傳為肺疝。三陰急為疝。三陽急為癰。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為癰。太陰受寒。氣聚為疝。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素問三陽為病。發寒熱。其傳為癰。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于厥陰部分。然後為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脈急者曰疝。癰少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言脾風傳胃。名曰疝。癰。此謂非肝木不能為風。氣名曰厥疝。蓋脾土虛而不能制水。又為肝木所凌也。又言督脈為衝疝。蓋厥陰與衝任督俱會于前陰也。豈不明哉。至如運氣中。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少腹控。卒蓋寒客于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天。燥淫所勝。丈夫

癩疝。婦人少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行。為金所抑。鬼賊故也。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又嘗偏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脈之所發也。闕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也。中極一穴言疝。癢。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脈之會也。曲骨一穴言疝。任脈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二行。盲腧二穴言寒疝。衝脈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穴言疝。癢。衝任脈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大巨二穴言疝。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言癩。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府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脈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疝。獨多為疝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疝。終非受疝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于此經哉。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于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墜。于此經。其病差別。

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執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為是。嗚呼。余立于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亦莫知敢廢也。識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癰。陰痿睥痺。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臂。嗑乾癢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物。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癥。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于睥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睥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為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昔番言為蔡之叅軍也。因坐濕地。疝痛不可堪。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消。痛立減。又項闕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于街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即瀉大敦二穴。大痛立止。夫人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一夫病瘖瘖。發渴痛飲蜜漿。劇傷水水醫者莫知瀉去其溫。反雜進薑附。濕為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于升斗。余先以導水百餘丸。少頃以猪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近穎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

十丸。令三次咽之。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太鬱則達之。達謂吐也。余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病之上下。以順為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也。敢列七疝圖于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焉。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辜丸而痛。得于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置雨雪。或卧坐磚石。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于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為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裹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痒。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洩而下。久而得于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癰。得于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脬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出氣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此疾。俗曰偏氣。得以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

治惟築竇一穴灸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癩疝其狀陰囊腫。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溢之。燥之補之。本名曰癩。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王冰云。陽氣下墜。陰氣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羣垂縱緩。因作癩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癩癘疝也。不可不下。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于五虛五實。豈可與泛泛虛實用藥哉。內經明言其狀。如俗工不識。何此二證。所以見殺于委靡之手也。坐視人之死。猶相夸曰。吾藥穩。以誑病家。天下士大夫亦誠以為然。以誑天下後世。豈不怪哉。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原而篤戰。如河內饑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

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一理也。內經曰：五實者死，五虛者亦死。夫五實者，謂五臟皆實也。五虛者，謂五臟皆虛也。腑病為陽，易治而鮮死；臟病為陰，而難治多死。經明言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者，五實也。脈盛為心，皮熱為肺，腹脹為脾，前後不通為腎，悶瞀為肝。五臟皆實之證也。五虛者，反是：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五虛也。脈細為心，皮寒為肺，氣少為肝，泄利前後為腎，飲食不入為脾。此五臟皆虛之證也。夫五實為五臟俱太過，五虛為五臟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兩證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不知是治法，只作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者聽其漿粥自入，胃實者聽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散矣。是以生也。此二證異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謂有病不服藥之言，蓋其病大且驚故也。余向日從軍于江淮之上，一舟子病，予診之，乃五實也。余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之證，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法治，乃可大作劑而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之何。忽憶桃花萼丸，頓下七八十丸，連瀉二百餘行，與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之已去，自然卧起。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氣之藥，饋粥日加，自爾平復。又嘗

過鳴鹿郎中聞有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也。余急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證非三錢二錢可塞也。續以胃風湯五苓散等藥。各大作劑。使頓服。注瀉方止。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受。不加峻塞。不可得而實也。彼庸工治此二證。草草補瀉。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攻。此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也。豈有虛者不可補。實者不可瀉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實證汗下吐三法俱行更快。五虛證一補足矣。今人見五實證猶有塞之者。見五虛者雖補之而非其藥。本當生者反鈍滯遷延。竟至于死耳。夫聖散子有乾薑尋常瀉利勿用。各有標本。胃風五苓有桂。所以溫經散表。而分水道。聖散子之滋燥。胃風五苓之能分。皆辛熱辛溫之劑也。俗工往往聚訕以予好用寒涼。然予豈不用溫補。但不遇可用之證也。饒饒誇喙。咸欲夸己以標名。從誰斷之。悲夫。